

##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王瑜)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于日前在京启动。本次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承办,旨在引导大众广泛参与读书活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首次广泛邀请出版社自荐图书,并创新性启用微视频对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活动还特别邀请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几十家中央媒体和专业媒体重点推荐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本着导向性、原创性、可读性原则,推荐活动将在媒体推荐、出版社自荐、市场检验、专家评审基础上产生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精品图书进入候选。然后由网民进行网络投票产生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并于2018年春节前向社会公布。

本次推荐范围为2016年1月至2017年底出版的新书,分为文化、文学、生活与科普、少儿四大类。活动将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各类新兴媒体和全民阅读工作网站进行宣传推广,出版社可登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下载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备选图书自荐表。

据悉,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今年进入第8个年头,已成为读者推荐350种好书,品牌影响力凸显,成为读者每年翘首以盼的读书盛事。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展台将对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的100种候选图书进行集中展示,以吸引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投票。2018年春节前,各大书城将设立专台、专柜对“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进行集中展示展销。



## 学会与挑剔之人相处 让读书运动成为习惯

晓渔

《高难度对话:如何与挑剔的人愉快相处》



[美] 迈克·贝克尔特 著 一言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为什么越是亲密的人,我们越爱挑剔?为什么越是重要的关系,我们越容易忽略?为什么越是重要的对话,我们越是努力回避?本书旨在帮助我们在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建立一套有效的沟通策略。

书中指出,人际关系难题的根源在于人的基本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作者认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他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这就为健康人际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能独立的人不能自己承担责任,总是指望别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人际关系中的别扭和不愉快,大多由此而产生。因此,本书将人的需求总结为六种——安全、冒险、成长、接纳、关联、价值,并由此引出了帮我们处理沟通难题的六种工具和六项技能。全书传达的核心理念在于,当我们掌握了合适的工具和技能,哪怕是面对艰难的对话,我们也可以远离内心的恐惧与挫败。

《实用性阅读指南》



[日] 大岩俊之 著 陈怡萍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当下效率至上的年代,在成年人世界里,读书这一行为或多或少会带有某种目的性,甚至有些“功利”。或许是为追逐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或许是为了提升某种工作技能,亦或是想要从书中获得灵感,当然也可能是寻找某种慰藉,等等。可能不时会遭遇的状况是,有时候我们明明读了很多书,却仍然没有掌握每本书的内容和精髓;也许在读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新的灵感和启示,却因没有时间来进行落实,最终对现实的影响或者改变并未显现。作为每年阅读300本书以上的日本知名讲师,本书作者认为,读书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没有给自己带来改变的读书实在是一种浪费时间。

书中介绍了作者在创业时如何将书内知识应用到实际行动中。用大量的书和实例讲解自己是如何做笔记、如何牢记书中的内容以及如何将书中内容付诸行动。其中更有作者精心总结的实用性读书技巧,或许能帮读者真正提高阅读效率,缩短阅读时间。

《日常生活中的核心基础运动》



[美] 埃里克·古德曼 著 穆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现代白领阶层的生活,多数是这样一幕场景:白天在电脑前坐一天,或者低头紧盯手机屏幕,上下班途中困于地铁,回到家窝进沙发追剧……这些生活中的长时间静态举动多是各种慢性疼痛产生根源。本书告诉读者,这些不良姿态使人们的身体失衡,而逐渐累积的压力甚至会损伤关节、压迫内脏和弱化肌肉。可以说每天的举手投足决定了人的整体健康。

本书倡导的核心基础运动被国际社会誉为“脊椎康复训练的圣经”,其介于医疗和健身之间,是将原理和训练方法融为一体,聚焦脊椎、关注核心的训练型康复方法。本书作者正是核心基础运动创建者,期望通过本书带领读者发掘身体伤痛、失衡和虚弱的根源,系统教授整套核心基础运动训练方法,并帮助读者应用到日常生活和训练中,使之重获力量、健康和运动的自由。

他将笔触深植家乡热土,描摹波澜壮阔的巴渝大地上,一代代移民的家国情怀——

# 书写历史节点上的风景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吴长飞

从长篇小说《填四川》到《开埠》再到《碑》,作家王雨将重庆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我写了解放碑的过往种种,但这些都只是大背景,《碑》所蕴含的内涵是‘解放碑’背后,我们重庆人炸不垮的爱国精神。”10月29日,在重庆解放碑国泰广场书展现场,重庆本土作家王雨面对200多名书友,谈及新书《碑》出版后的感想。

今年72岁的王雨,在重庆文学界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现象”。他虽曾任重庆作家协会副主席,从青年时代就涉足剧本创作,且已出版8部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职业却并非专业作家,而是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影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写作时,他用笔名王雨;工作时,他用本名王志刚。正是出于对家乡重庆特有的历史文化情结,他才能在业余时间坚持9年,完成重庆移民三部曲——《填四川》《开埠》《碑》。

## 年少起笔情迷巴渝历史

“我最开始写的是话剧,上世纪80年代初,我根据身边的人和事,创作了反映军人爱情的话剧《鲜花献给谁》。”王雨告诉记者,后来一次排练中,正巧遇到峨眉电影厂导演李家模来重庆物色演员。李家模看完排练后,十分欣赏,就找到王志刚,希望他把这部话剧改成电影剧本。

他的创作热情随之被激发,仅花三天时间就完成了电影剧本《鲜花献给谁》,拍成电影后改名为《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为什么欢笑,是新的生活,使我们感到骄傲……”同名电影主题曲由李谷一演唱,风靡一时。

这次剧本创作如同找到他写作的泉眼。《年轻的朋友》上映后,他用“王雨”的笔名写了首部中篇小说《桂阿姨》,发表在《红岩》杂志。之后,他陆续发表短、中、长篇小说,均沿用这一笔名。于是“王雨”名字开始出现在国内文坛。

此后,他的创作几乎都聚焦巴渝历史小说,从描写重庆开埠时期长篇小说《水龙》,到描写抗战时期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短篇小说《船神》和长篇小说《长河魂》,到反映明末清初中国西部大移民的《填四川》,他的小说像一轴白描长卷,恢弘生动地还原了巴渝大地近现代史。

“与历史题材结缘,缘于对读书和历史的偏好。”王雨说,2002年,他在党校学习期间,第一次读到《重庆通史》,怦然心动。“这样一个文学富矿,目前却设多少人进行文学创作,我如果不去挖掘这个宝藏,对自己、对文学、对家乡父老都是一种损失。”

说来有趣,在写《填四川》时,他并未计划好要写“重庆移民三部曲”,甚至这部《填四川》也是在创作《长河魂》时“顺藤摸瓜”来的。

“写《长河魂》期间,我查阅了不少关于‘湖广填四川’史料,忽然兴趣就来了,决定正面将这一历史大事件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下定决心后,他广泛收集资料,还跑到客家移民落脚最多的重庆市荣昌县考察,整理出好几本素材。经过不断努力,《填四川》终于在2010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获得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奖,并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 故土情节写就地域文化

“我深深热爱着生我养我的故土,力求用好看的小说发掘故土的历史文化和人文风情。”王雨对记者说,“作为本土作家,写重庆地域文化的最大优势是充分了解这片土地,比如十八梯、小龙坎、朝天门,都是自己十分熟悉的,这种熟悉转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情节后,就会文思泉涌。”

王雨对这种故土情节毫不隐晦,他让记者翻开《碑》的扉页,上面写着“碑,竖石也。”他说,“这里我引用许慎《说文》对‘碑’字的字义解释作为题记,实际有其寓意。重庆解放碑的变迁——从‘精神堡垒’到‘抗战胜利纪功碑’再到‘人民解放纪念碑’,正是绝好的历史见证。后记里也写道——我的长篇小说《填四川》的主人公宁守德,是我的长篇小说《开埠》的主人公宁承忠的高祖母;宁承忠是我这部长篇小说《碑》的主人公宁孝原的曾祖父。移民人杰宁守德及其后代的故事得以延续。”

王雨对重庆地域文化的挖掘,引发重庆文化圈热议。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著名评论家敬忠说:“王雨是我跟踪阅读的作家之一。两年多前,我在对《开埠》的评论中赞赏过他‘扎根本土,抒写乡愁’的情怀。他自己也多次说过,对重庆这座城市,这片热土怀着挚爱深情。这种故乡情结,在其三部曲收官之作《碑》中表现得更加浓郁。”

著名作家、重庆市作协荣誉主席黄济人对王雨的评价是:“写人,不写成败,只写心路历程;写人,不写躯壳,只写灵魂归宿。这样,碑可作证,往昔那些用血泪铸就的旋律就会绕梁三日,直抵肺腑,在无法复制的悲壮里,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之魂。”



## 浙江宁波: 阳明书院正式开讲

11月9日,浙江省余姚市浦东学院学员在阳明书院聆听王阳明心学讲学。当日,“阳明书院”揭幕仪式在余姚王阳明先生讲学处——中天阁举行。今后,书院将于每月开设一次讲学,由书院志愿者老师主讲,内容包括王阳明在余姚的讲学及其学术传承、阳明心学在当下的意义、王阳明与姚江学派等。

张辉 摄/视觉中国

## 成人世界的童话

田宏莉

《我的世界下雪了》是知名女作家迟子建的一本散文集,作品沿袭作者一贯文字风格,清新质朴,散发着自然与人物和谐之美的气息,文思中的宁静简单,仿佛一幅北国雪天的风物画,透着融融暖意。

这是一本清静灵魂,滋养身心的书。书虽然只读了一半,但每个故事里,那种童话般的纯净气息已漫沁心房。一种久违的童话世界轻轻地把我包围。忙碌的间隙,我一次次徜徉在她幽淡而清雅的文字里,跟随她一起回到纯朴的极地世界;河水是清冽的,天空蓝得看不见一丝杂质,白云似抬手可触,木屋板房中有一股泥土的清香的味道,一日三餐里,都是翠绿和清香。

在《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这篇里,开篇便有:“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我不知道作者家乡的大山叫什么名字,可我知道什么叫它五花山。因为秋天的第三场霜下过,“树叶大多是金黄和金红的,但也有黄中带粉,粉中含翠,翠中生红,红中隐紫,紫中有褐,这时的山峦分明就是一个春天的花园,五彩缤纷的”。这样的文字,让我联想起北京香山的红叶,秋日黄山的彩霞纷披,庐山寒霜里的五彩斑斓。心儿随着作者的笔墨,走入秋天最迷人的丛林深处。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一定难忘那里的炊烟。在作者纯净的眼里,浪漫的笔下,炊烟沾染上了天堂般的仙气。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着的流苏”。我想,能画出如此仙美的画面,作者一定拥有一双孩童般干净明澈的眼睛。

时光如水,在飞速流逝的时光面前,任谁都会忍不住感叹岁月的倏忽和无奈。作者在《好时光悄悄溜走》里写道:当我将要放下笔来的时候,我想,当我白发苍苍,回首往事时,我的回忆是否仍然是这样美好呢?但愿那时我会平静地站在西窗前,望着落日轻轻吟唱我年轻时就写下的一首歌: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有过好时光,那森林中的野草可曾记得,我曾抚过你脸上的露珠,啊,当我抚弄你脸上露珠的时候,好时光已悄悄溜走……

在作者的歌词里,我回到了我的故乡,那里有黄灿灿的油菜花,一望无际的麦浪,白的刺眼的棉花田,藏着数不尽野鸟的池塘,在风中呢喃的白杨树,我亲爱的父母劳作的背影,我们捉迷藏的麦垛子,以及我在清冽的渠水里洗衣的午后,我和小黄狗一起奔跑的黄昏,听母亲讲鬼故事的夜晚,……

我想说,成年的你,若想重温童年时光,就去读一读迟子建的散文吧,你一定会在那里看见童话世界的纯真与美好。

## 充满张力的叶子

——毛智华书法读记

一也

斜阳兰径里俯拾一片随风飘落的叶子,略经处理后舒展笔墨,将欲达之心语饱满其上,这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某日偶睹毛智华先生以树木花卉之叶所作书法也就是“叶书”,突如雾山半隐度仙境,感受到的竟是别一种情致。那些仆之于地的枫、桐、杨、蕉及菩提和滴水观音的叶子,本将枯腐为泥,却因了由浓墨建构的具象审美意趣,从而呈现出一种新的生命形态——因为细加品味,仿佛能从中感受到生生不息之气,正充盈流溢于叶脉及笔画间。如此,承载书法的叶子便如受了仙家点化,顿然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她比绿曳枝头之时,既有了闲云的飘逸,同时还多了些岩石般的凝重。

但凡有水准的艺术,对于读者或观众而言,总会

像磁场之于铁屑那样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在这里,作为展示主体的艺术和作为客体的受众,必然会萌生出良性的互动。不过,能够催发这互动的,首先还在于艺术主体的本身,因为她自身所具有的魅力会变成一种特殊的语言,而这种特殊语言恰如鸟儿的鼓噪而鸣,善听者自可从其婉转的鸣唱中解读出春天的桃红柳绿,从而获取欣赏与阅读的愉悦。艺术包括中国书法在内的艺术,其魅力与奥秘,大概也就是在这里。正因为此,我们便从毛先生的书法里,读出了“生生不息之气”,读出了“历史文化积淀”,更读出了“破岩裂石的青檀”等等。

书法是一座风景在最深处园林,也是一道高峰在古代的山梁。在此处驻足领略,我们会为贤者的杰出与不朽而叹服,也会为今人的迷惘与困惑而扼腕,但更会为那些师古不泥又勇于自我否定的前行者击掌喝彩。在翻读毛先生《中国当代书画家作品集》(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和《毛智华书画印

## 不妨让孩子读些“好看”的书

卢海娟

最近看到一位老师关于读书的言论,对师生读书必要性论很是赞赏。在讨论学生该读什么书时,却产生分歧。他的结论是中学生不该读歌德明的《小时代》这类书,因这与考试无关,并非“正经”书。

世间事就是这样,难免重复——当年,我们就曾被师长耳提面命,说书有好坏之分,有正经书和闲书,有用的书和没用的书……哪些能读,哪些不能读,师长们手中总有把明晃晃的尺子。

好在我的父母没有草木皆兵。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开启自己的读书旅程。上世纪80年代初,那是物质和精神都较贫瘠的年代,我没有选择,遇见什么读什么,全凭个人与书的缘分。

说起家长老师一定要为我捏把汗了。我读的第一本大书是从同学家借来的,封面,封底以及前后数十页都被撕掉了卷早烟的纸,但我还是记得书里的故事,记得怀着好奇心兴致致读“蒋兴哥重宝珍珠球”。看

过《喻世明言》的大人们,大概少有人会让10岁的孩子读这种书吧?“三言二拍”在成年人世界尚有很多非议。一个孩子的纯净心灵,却并没有被其“染黑”。

小学四年级时读《红楼梦》也是缘分。《红楼梦》是二叔最爱。看他读得傻愣不禁,我垂涎欲滴。但二叔不给我看,说小孩子不能看这种书,容易学坏。他把书藏在箱子里,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一有机会,就把书偷出来看。每次看书都侧着身子听动静,怕被二叔抓到。尽管如此,却也没落下任何情节,一本“坏书”早早被我照单全收。

从《中华药手册》(赤脚医生工作手册)到各种话本、小说、传奇故事……二叔看什么我就看什么。那些书,既不够“正经”也非常主流,但情节曲折,人物命运坎坷,因此很好看。因为看到这么多“好看”的书,尤其看到大人们不愿让看的书,读书欲望越来越强烈。

看书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习,相反,因为热爱文字,课本就是阅读首选。每次收到新课本,废寝忘食也要把所有文字先读一遍。因为喜欢阅读,为了读到更多的书,我学会一目十行,阅读和学习效率都

很高。记笔记也好,写作业也好,总是最先完成。

这种高效的读书写作方式让我受益终生。今天,我每年利用业余时间写百余篇小文在报刊杂志发表,却不会因此而忙乱,即豫于此。

除了文学书,我也喜欢自然科学。大家有种偏见,认为爱读书的人都会偏科。数理化难道不需要文字表述吗?爱读书的人又怎会厚此薄彼?数理化教科书一到手,我一定细心翻看一遍。

回首童年和少年时代,凡是热爱的学科和取得好成绩的学科,上课和做题时,一定是处于亢奋状态,充满求知欲望。做教育,能让学生一生都保持这种亢奋,这种热情,这种收放自如脑洞大开的状态,才是理想的状态。

基于此,凭啥因追堵截,不让孩子看“好看”的书呢?只有孩子觉得书“好看”,他才会有继续读书的欲望。在开篇提到的那位老师眼里,读书是要与考试挂钩才有用。除了应付考试必读书目之外,读其他书便是浪费时间。

对此,我只能一声叹息:被动阅读,哪还有什么

乐趣可言?当读书完全成为一种功课,成为家庭作业,成为考试题目,成为压力,谁还会爱上读书呢?没有爱,就没有动力,无怪乎现在的孩子整天忙于功课,疲惫不堪。

随着国家对出版管理日益完善,教师应对书有信心,放心大胆让孩子们走进阅读世界,自由选择。他们认为“好看”的书,可浏览,可精读,也可陶醉其中。不要急于让孩子做笔记,更不要写什么读后感,不要采取任何让孩子反感的方式,只需全心全意把孩子读过的书的热情培养起来。

只有爱上读书,专家学者推荐书目才不会成为孩子们讨厌的负担。只有爱上读书,才会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教育才会真正有效。

